赚淘金者的钱，做些local的small business无所谓。将其当作战略是投机，会蛀空诺亚方舟，当然不是好战略。设计、制造火箭和Nvidia处理器只涉及物理科学（包括经典物理和相对论、化学、量子物理等等），而大跃进、计划生育、人工智能巨型泡沫三大学术灾难都超出物理科学。人口控制不同于火箭控制。人口控制和人工智能问题超出生命科学（包括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等等），需要新的智力科学。智力科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需要不同参照系。
实现AGI的宣称实际上已失败。人工智能可以找出计算机软件的安全漏洞，但并不能达到很多重要的人类智力。三大学术灾难都源于计算的傲慢和错误。

~~~~~~~~~~~~~~~~

计算的尽头是逻辑。人类数学能否跟自然语言及智力现象建立等价关系或者无限逼近？要分析这个问题需要新的科学逻辑和智力科学。

北大和中科院的神经动力系统芯片研究能否模拟鼠脑、猫脑或人脑，完成欧盟旗舰研究Human Brain project失败了的目标？Nvidia处理器能吗？如果不能，就需要另外方法研究人类智力结构和机制。
计算机神经网络是数学，不是科学。数学过分依赖稳定性、等价性研究，而生命体系是耗散结构。稳定性、等价性研究无法理解科学逻辑和因果关系。科学规划需要新的逻辑和因果关系研究作基础。
从所谓的逻辑学四大基本公理开始吧。前三条“公理”其实是数学公设，这需要从欧几里得逻辑体系开始。丘成桐教授和数学界主流好像对欧氏的逻辑体系理解有误。欧氏五条几何公设不包含数，正好避免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问题。
陶哲轩教授说错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确认数学基础危机后，数学无法建立严密、统一的现代基础体系，更无法理解世界。现在的数学是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形式主义数学和实用主义数学的混合，无法判断现实世界的真假对错。也就是说人类数学不是绝对抽象。人类逻辑不等于人类数学，两个方向都有不等因素。所以只能把解决数学未解问题当作目标。
计算器的计算能力早就超过人类。计算机早证明四色定理。更多的定理证明也不奇怪。数学、物理科学、生命科学、智力科学是四个不同领域。数学的黄金时代是欧几里得和牛顿时代。非欧几何跟欧氏逻辑体系并不冲突，欧氏几何公设是conjectures，不是公理（axioms）。脑模拟无法成功，计算机神经网络就不是物理学。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合是不是有点奇怪？现在陶教授是不是想验证人工智能在数学研究上能否立竿见影？这是数学家跟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跟我无关。
我关心的是：陶教授能否表述欧氏逻辑体系并说明逻辑学基本“公理”前三条的问题（从数学逻辑角度分析）？之后才能研究科学逻辑。科学研究需要第一性。逻辑学基本“公理”第四条充足理由律跟哲学、科学、因果关系研究有关。
其他研究公理化的教授也可发表看法，特别是逻辑学基本“公理”第一条：在数学逻辑上有没有问题？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没有逻辑、科学基础。新月将再次升起！

~~~~~~~~~~~~~~~~

下面提到的构造语言Toki Pona表达数字很不方便。但这其实不是问题。数学逻辑构造数字只需要零和一个后继函数，更不方便，却很准确。但Toki Pona的创造者说该语无法表达丰富的动物种类。而哲学逻辑的重要奠基者亚里斯多德建立了动物分类法。注意：动物分类法涉及生命现象，生命演化更加复杂。
所以，构造语言Toki Pona和现有数学逻辑的局限在哪里，应该怎样改进？科学逻辑需要新的框架。

~~~~~~~~~~~~~~~~

Toki Pona模块化扩充需要新的智力科学和科学逻辑作基础才能有价值，需要研究Toki Pona Dictionary中的隐藏结构和语言演变的规律。
中文和Toki Pona是孤立语。作为屈折语，英语是否比典型屈折语更接近孤立语？而中文在《汉文经纬》和《马氏文通》等等引入国外语法概念及新文化运动后，也发生突变。
北大做了个语言模型的化学测试方案：越高级的知识，测试难度越大，跟测试人类一样，这也是语言模型测试包括医学测试普遍采用的模式。但这种测试方法无法正确测试人工智能。

其实人工智能连幼儿的智力都没有，连鼠、猫的智力都没有。年纪越小的人能通过的测试，如果人工智能却无法通过，这种测试题才是真正难度高的好测试题。这跟测试人的难度等级不同。黄仁勋先生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愿景也应该这样测试。

Toki Pona是种极简语言，只有差不多一百二、三十个词汇，规则很简单。小孩子学起来也不难。但Google AI说语言模型学习Toki Po na有很多问题，是否确实如此？跟小孩子学习Toki Pona的能力相比如何？

要证明人工智能缺乏少儿智力，需要寻找各种工具。Toki Pona的minimal language特质为模块化扩充、研究人类智力的结构和机制、有效测试人工智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广义相对论里没有拉普拉斯妖，也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在自由经济中能起什么作用？数学无法求真。

~~~~~~~~~~~~~~~~

我离开PRC后就没想参与PRC事务。入美国籍后就不参与任何政治。我只想研究新逻辑、新科学而不受政治干扰。上面谈到中国的研究，只是从学术角度谈，而且是指出问题。
这十几年的迫害、陷害破坏了我的健康和生活。没有健康、安全和良好学术环境，我无法继续研究，更不会教学。